

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

许琪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关键词: 时间利用; 性别差异; 生命历程; 现代化

摘要: 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2010年的初访调查数据,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研究了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发现中国男性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比女性长,而家务时间和生理时间比女性短,但男女在四种时间分配方式上的差异在结婚之前并不大,随着婚姻和生育事件的发生,二者的差异才逐渐显现出来。结婚特别是生育对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但它们对男性的影响却相对较小。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不足以消除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结婚和生育对女性时间分配的冲击,以及这种可预期到的冲击对女性婚育行为的影响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8)04-0019-14

Where does the Time Go?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over the Life Course in China

XU Qi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 time use; gender differences; life course; moderniz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in 201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over the life course in China.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in general men spend more time in work and leisure while women spend more time in housework and physiological activity but the difference is rather small when people are single and increase substantially with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2) marriage especially childbearing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men's time use but the influence on men is negligible.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rapid pac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s not enough to eliminat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The strike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on women if expected, ca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women's marriage and reproduction behavior.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时间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时间的利用或分配方式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认识不同人群生活方式和探讨社会不平等的重要途径之一^{[1]PP3-12}。很多研究发现,受传统性

别角色分工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男性和女性在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分配方面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相对大小及其变迁趋势成为学术界评价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PP285-303 [3]PP1688-1698}。

作者简介:许琪(1987-),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婚姻和家庭、人口社会学。

*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南京大学文科“双重”项目“中国社会变迁与应用社会学的探索”的支持。

在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描述了中国男女在各项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并从性别角色观念、夫妻相对资源等角度分析了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4]PP44-48 [5]PP117-148 [6]PP166-192},这无疑为认识中国背景下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依然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不足。

首先,现有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研究某一种时间(如工作时间、家务时间或闲暇时间)利用方式上的性别差异,而很少将多种类型的时间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1]。虽然对某种时间进行专门研究也很有意义,但与其他有价值的社会资源不同,时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总量对所有个体都是固定不变的(一天有且只有24小时),这意味着个体在一天之中花费在一种活动中的时间延长,花费在其他方面的时间就会相应缩短。所以,为了最大化自身效用,或者说为了做出最有利于个体及其家庭的决策,人们需要在总量给定的条件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每天花费在生理、工作、家务和休闲等各种活动上的时间。因而,人们分配在各种活动中的时间是相互约束、互为因果的,如果仅研究某一种类型的时间利用方式,那么很难对个体的时间分配决策获得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其次,现有的研究大都从静态的角度比较男女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而很少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这种差异如何随人的生命历程发生变化。已有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比女性长,而家务劳动时间则比女性短^{[7]PP86-97 [8]PP159-193}。男女之间的上述差异是在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就已产生,还是随着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的发生才逐渐显现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已有的研究很少涉及。詹姆斯·M.雷莫(James M. Raymo)等学者认为,东亚社会特殊的婚姻家庭观念要求女性在结婚和生育以后需要为家庭做出更大程度的牺牲(如辞职做家庭主妇等)^{[9]PP471-492}。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预期在中国,男女在结婚生育以后会呈现出更加突出的时间利用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意味着婚育事件对女性的时间分配方式有着更为强烈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的女性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要议题。

再次,已有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等与现代化相关的因素可以有效缩小男女在家务时间和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差距^[1],这似乎意味着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会逐渐向男女平等的方向发生转变。但是,如果引入生命历程的视角,那么上述结论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男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有不同的特征,所以,现代化所带来的男女时间利用的平等化效应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的生命阶段,而不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化对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并对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这个核心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现有的研究成果:首先,本文将生理时间、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结合起来,以求全景式地分析男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在各方面的差异;其次,本文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探索男女的时间利用方式随人生轨迹的变化,并重点考察结婚、生育等重要的生命事件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不同影响;再次,本文将从教育和城乡两方面探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表现。通过这项研究,本文试图更加全面和生动地展现中国人在各个人生发展阶段的时间利用方式,对比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并对现代化等宏大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理论回顾

(一) 两大经典理论

对于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或不平等,学术界存在两大经典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议价理论(economic/bargaining theory)。该理论起源于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及其同事对时间分配所做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10]PP833-858}。贝克尔认为,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作为生活单位,家庭的运转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才能维持,而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资金需要通过市场活动才能挣得。作为生产

单位,家庭本身也在生产各种商品和服务,如维持家庭所必需的家务活动和照料家人的活动等。由于家庭的正常运转涉及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两方面,所以家中的主要劳动者(即夫妻双方)必须就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两方面的时间分配达成一致。在诸多时间分配方案之中,最有效的方案是夫妻双方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分配各自从事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时间^[10]。具体来说,贝克尔认为,男性通常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更有优势,因而他们应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以争取更多收入;而女性则应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承担起照料者的角色^[11]。这样,通过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夫妻双方各司其职,各尽其用,整个家庭的经济福利也会因此变得更好。

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从女性相对男性而言较低的工作收入或议价能力的角度为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但是,在贝克尔的理论之中,夫妻之间的时间分配与性别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只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更有利于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提高。换句话说,在贝克尔看来,如果妻子的挣钱能力超过其丈夫,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就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颠倒过来。

与贝克尔的理论完全不同,有关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的第二种理论,即性别角色理论(gender role theory)更加强调性别角色规范对两性时间分配方式的影响。该理论认为,时间本身并不是中性的,而是被贴上了性别的标签^{[12]PP847-863}。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往往认为男性应该努力工作,而女性则应该多做家务和照顾小孩。这种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性别角色规范会通过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等社会化途径不断灌输并内化到个人的认知结构之中,而一旦个体认可了这种性别角色规范,就会在行动中实践自己对性别的角色认知,也就是说,个体会在实践中努力让自己表现得符合一个社会认可的男性或女性的形象^{[13]PP652-688}。

总之,在性别角色理论看来,时间利用方式上的性别差异深刻地嵌入在一个社会的性别不等结构之中。所以,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即贝克尔所说的议价能力)的提高并不足以改变她们在家务劳动、小孩

照料等方面的传统职能。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性别角色规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才有可能彻底转变。

(二) 生命历程的影响

虽然上述两大经典理论的分析思路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从供给侧(即时间提供者的角度)分析男女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而很少讨论个体或家庭对不同时间需求的影响。从需求的角度看,个体或家庭对家务时间、照料时间以及其他时间的需求都会随结婚、生育等事件的发生而发生变化。所以,要完整地研究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生命历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分析视角。

本文所谓的生命历程,是指由结婚、生育等一组生命事件构成的人生轨迹。个体的生命历程都是从未婚开始。当处于未婚状态时,个体通常只需向自己负责,因而时间的分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身的需求或由自己的意志决定。但是,在结婚以后,个体面对的已不仅是自身的需求,还包括其配偶在内的整个家庭的需求,新需求的产生和新角色的出现使得夫妻双方都需要调整自己原先分配在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正是在这个时候,贝克尔所说的夫妻双方就工作和家务劳动的讨价还价过程才正式拉开序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性别角色规范对一个“好妻子”和“好丈夫”的角色要求才正式发挥作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结婚很有可能是男性和女性在时间分配上出现分化的起点。

如果说结婚促进了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分化,那么生育无疑会使这一分化越行越远。生育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大幅增加了家庭对家务劳动和照料活动的需求,因而在生育以后,家庭势必会增加投入这两项活动中的时间。由于时间的总量是恒定不变的,投入在一项活动的时间延长,投入在其他活动中的时间就势必缩短,所以,要满足新生儿的照料需求,夫妇之中就必须有人在时间分配方面做出牺牲。这时,无论是从贝克尔所说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较低的议价能力来看,还是从性别角色规范对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定位来看,做出这种牺牲的都更可能是妻子,而不是丈夫。所以,我们认为,生育会迫使女性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家务劳动和照料活动中,男女在时间利

用方式上的分化会在生育事件发生时到达最高点。

虽然生育会大幅增加家庭的照料需求,但这种需求会随子女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一方面,子女长大以后,他们的自理能力会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学校会分担部分的家庭照料责任。所以综合来看,子女的照料需求或者说母亲需要分配到照料活动的时间在子女年幼时(特别是学龄前)较多,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母亲可以逐渐从繁重的照料活动中解脱出来,因而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也会随之缩小。

综上所述,男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和二者之间的差异都会随生命历程的变化而变化。针对西方国家的研 究已经发现,婚姻和生育会显著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和照料时间,并大幅缩短其分配在工作 和闲暇方面的时间,但这些事件对男性的影响却很小^[8]。此外,对中国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结婚和生育 会显著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9]。基于上述理论和已有的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时间利用方式的性别差异在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而言,这一差异在未婚人群中较小,在已婚人群中较大,并在生育子女后达到顶点,此后,这一差异又会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缩小。

(三) 现代化与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

前文所述的各种理论都旨在从相对微观的角度论证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并未讨论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都会显著提高,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因而男女在各项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都会缩小^{[14]PP152-156}。

现代化理论对性别平等的预言在一些方面得到了检验。例如,很多研究发现,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几乎在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男女在工作时间上的差距都在迅速缩小^[15]。在家务劳动和照料时间方面,男女之间的差距虽有缩小,但却非常有限,即使在男女平等水平很高的福利国家,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至今也不及女性的二分之一^{[15]PP1480-1523}。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即使在高度发达的

现代社会,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距依然会延续。这些学者认为,一方面,现代化虽然大幅改变了女性的时间分配方式,但对男性时间分配的影响很小;另一方面,现代化虽然大幅增加了女性的工作时间,但并未显著减少其家务劳动时间,其结果是女性工作家庭一肩挑,而闲暇时间却明显减少^{[16]PP149-166}。

上文所述的对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大多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很少有研究讨论中国。对中国来说,由于缺乏历时多年的可比的专门针对时间利用设计的纵贯调查数据,我们已经很难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变迁。在少量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横截面调查中具有不同现代化特征的人群的时间利用方式以求间接检验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杨菊华等学者发现,居住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的女性工作时间较长,而家务劳动时间较短^[1]。这些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现代化理论,但由于缺乏关于时间利用方式的纵向比较研究,其研究结论依然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无论是西方学者基于追踪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研究”,还是中国学者基于横截面调查数据的“横向比较研究”,它们在研究设计上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没有考虑现代化的影响对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个体的差异性。如前所述,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所以,现代化对男女时间利用的平等化效应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的人生阶段,而不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现代化(如接受高等教育和城市生活经历)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会因个体所处人生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至于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将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来回答。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 数据

西方学者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比较研究大多基于专门设计的时间利用调查(time use survey)。这些调查通常首先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然后让抽中的被调查者用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在某一预先设定的时段内(通常是一天)从事各项活动的开

始时刻、结束时刻和活动的具体内容^{[7]PP149-164}。有些调查还要求被调查者记下与主要活动同时进行的次要活动、活动发生的地点以及和谁在一起等信息。由于采用日记的调查方式,这种调查得到的时间利用信息通常非常精确,可以满足各种研究的需要。

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专门设计的时间利用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大规模展开,至今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中国的时间利用调查起步相对较晚,迄今为止仅在2008年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了唯一的一次时间利用调查,但该数据并未向学术界公开,国内外学者目前只能依靠各种非专门设计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中国人的时间利用方式^{[8]PP116-122}。与专业的时间利用调查相比,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各种调查数据大都只包含部分项目的时间(如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而很少覆盖所有类型的时间。另外,这些调查只能基于受访者的回忆,因而在数据质量方面不如专门的时间利用调查准确。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Panel Family Study,以下简称CFPS)在2010年的初访调查数据。CFPS也不是一个为时间利用而专门设计的调查数据,但是与其他数据相比,该数据具有如下优势:第一,CFPS是一个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抽样调查,它的样本量和代表性相对较好;第二,CFPS在2010年的调查中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利用模块,其中包含了7个大类、21个小类的活动,并且区分了工作日和休息日,因而与其他同类调查相比,CFPS的调查内容更丰富、更全面;第三,CFPS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CAPI)技术,计算机在受访者回忆自己分配在各项活动的时间时会自动进行逻辑检验,例如,调查要求受访者分配在各项活动的时间之和必须在24小时左右,否则就要进行纠正,这就大大提高了数据的质量。

考虑到大多数个体在成年以后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且少部分女性在45岁以后会申请内退,我们仅选取了数据中年龄为18-45岁的样本;另外,为了避免上学、离婚和丧偶事件对研究的干扰,我们删除了少量仍在上学和离婚丧偶的样本。这样,满足分析要求的样本量为14251人。在去除缺失值以后,进入分析过程的样本量为13977人。

(二) 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受访者分配在各项活动的时间。我们将调查涉及的7大类、21小类活动合并成4类:即生理时间、工作时间、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其中,生理时间包括睡觉休息时间、餐饮时间和个人卫生活动时间;工作时间包括主要工作时间、兼职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家务时间包括家务劳动时间和照料家人时间;闲暇时间包括个体用在看电视、阅读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娱乐、体育锻炼等各项没有包含在前三类时间中的时间。此外,为了兼顾工作日和休息日,我们将受访者在工作日的时间乘以5/7,而休息日的时间乘以2/7,并将两项相加,从而得到一个综合性的时间测量指标。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的生命历程。严格来说,生命历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对个体长时期的追踪调查数据才能研究。但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包含时间利用模块的追踪调查都很少,所以研究者只能通过对横截面调查中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群,近似模拟生命历程的影响^[9]。这一研究设计暗含的假定条件是:样本中尚未经历结婚、生育等事件的个体在经历这些事件以后也会像样本中目前已经经历这些事件的个体一样分配自己的时间。虽然这个假定可能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但在数据限制的情况下,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分析方法。所以本文也采用了这个方法。具体来说,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和最年幼子女的年龄这三个变量将个体生命历程分为6个阶段:未婚、已婚无子女、有0-2岁子女、有3-5岁子女、有6-14岁子女、有15岁及以上子女。

另外,参照前人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城乡和教育年限两个方面研究现代化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就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来说,城市大大高于农村,而学校教育通常也被视为传播现代观念的重要途径^{[19]PP449-465},所以通过城乡之间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之间的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现代化对个体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虽然严格来讲,城乡和教育程度两个变量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但在目前数据所包含的变量之中,这两个变量是与现代化最相关,同时也是以往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变量。

除了上述主要自变量之外,本文在模型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身体健康

状况。分性别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分性别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男 | 女 | 合计 |
|-----------|-------------|-------------|-------------|
| 年龄(岁) | 33.06(7.74) | 33.05(7.73) | 33.05(7.73) |
| 户口性质(%) | | | |
| 农村 | 75.06 | 72.34 | 73.79 |
| 城市 | 24.94 | 27.66 | 26.21 |
| 居住地(%) | | | |
| 农村 | 68.80 | 68.27 | 68.55 |
| 城市 | 31.20 | 31.73 | 31.45 |
| 受教育年限(年) | 8.03(4.47) | 6.96(4.81) | 7.46(4.68) |
| 健康自评得分(分) | 1.49(0.78) | 1.62(0.87) | 1.56(0.83) |
| 生活能否自理(%) | | | |
| 能 | 95.20 | 94.83 | 95.03 |
| 不能 | 4.80 | 5.17 | 4.97 |
| 人生阶段(%) | | | |
| 未婚 | 12.66 | 22.66 | 17.35 |
| 已婚无子女 | 6.48 | 6.53 | 6.50 |
| 有0-2岁子女 | 20.26 | 18.08 | 19.24 |
| 有3-5岁子女 | 12.62 | 12.18 | 12.41 |
| 有6-14岁子女 | 31.20 | 28.96 | 30.15 |
| 有15岁及以上子女 | 16.78 | 11.59 | 14.34 |
| 样本量(人) | 6588 | 7419 | 13977 |

(三) 模型

现有的研究大都使用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分析个体花费在各项活动的时间及其影响因素,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并未考虑各种时间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因而在模型设定方面存在固有的缺陷。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correlated regression)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它的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y_1 = \beta_{1k}X_k + \epsilon_1$$

$$y_2 = \beta_{2k}X_k + \epsilon_2$$

$$y_3 = \beta_{3k}X_k + \epsilon_3$$

$$y_4 = \beta_{4k}X_k + \epsilon_4$$

$$E(\epsilon_i\epsilon_j) = \sigma_{ij} \neq 0$$

其中 y_1 至 y_4 分别代表个体分配在生理、工作、家务和闲暇四个方面的时间, X_k 是 k 个自变量 β_{1k} 至 β_{4k}

是这 k 个自变量在各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 ϵ_1 至 ϵ_4 是各方程的误差项。与线性回归模型对各个方程进行单独估计不同,似不相关回归可以同时估计 β_{1k} 至 β_{4k} 的大小,并且允许各方程的误差项之间存在协方差^[20]。因而,使用这一模型可以更加真实地模拟个体的时间分配决策,并且可以兼顾各项时间相互约束和互为因果的特点。

四、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图 1 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平均每天在花费在生理、工作、家务和闲暇四个方面的时间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男性平均每天的工作和闲暇时间比女性长,而生理时间和家务时间比女性短,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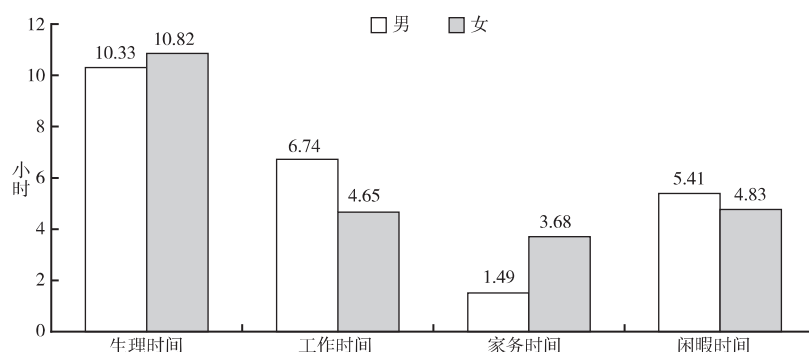


图1 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

不过,当我们对个体的生命历程加以细分以后可以发现,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如图2所示。当个体处于未婚状态时,男女在各项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虽然存在,但都很小。举例来说,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的工作时间仅多出0.7小时,而家务时间则仅比未婚女性少0.4小时,这两项数值均处于整个生命历程的最低点。但是,随着结婚和生育事件的发生,男女在

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结婚以后和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和家务时间上的差距已分别扩大到2.5小时和0.9小时;而在生育第一个子女以后,这种差距则进一步分别扩大到4.0小时和4.1小时;之后,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男女在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但依然比结婚之前大。由此可见,结婚和生育事件确实是导致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出现分化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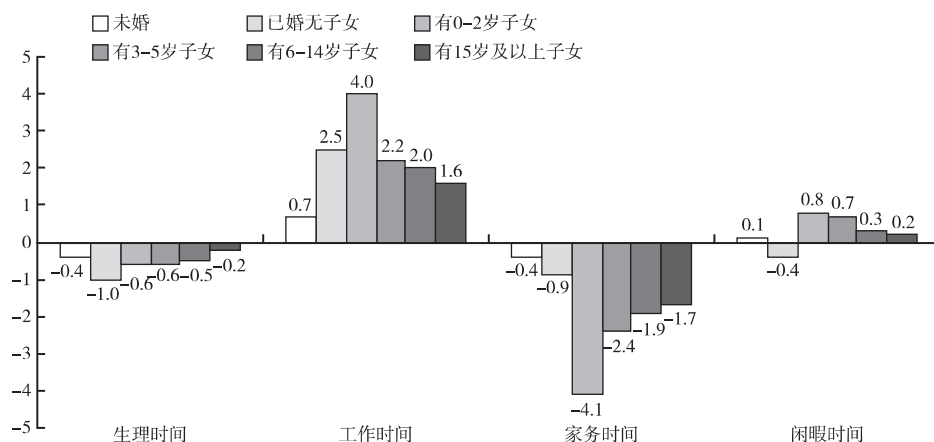


图2 男女在各项时间上的差异随生命历程的变化

(二) 生命历程与时间利用方式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婚、生育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不同影响,我们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对各项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模型1是一个基准模型,该模型纳入了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但没有纳入任何交互项。从该模型

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以后,男女平均每天分配在各项活动中的时间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男性平均每天比女性多工作2.161小时,且多享受0.364小时的闲暇,而女性则比男性平均每天多做2.088小时的家务,另外比男性多出0.466小时的生理时间。

表2 各项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

| | 模型 1 | | | | 模型 2 | | | |
|--------------------|----------------------|----------------------|----------------------|----------------------|----------------------|----------------------|----------------------|----------------------|
| | 生理时间 | 工作时间 | 家务时间 | 闲暇时间 | 生理时间 | 工作时间 | 家务时间 | 闲暇时间 |
| 男性 | -0.466*** (0.028) | 2.161*** (0.062) | -2.088*** (0.037) | 0.364*** (0.050) | -0.332*** (0.062) | 0.541*** (0.136) | -0.457*** (0.079) | 0.298** (0.110) |
| 年龄 | -0.048* (0.019) | 0.350*** (0.043) | -0.004 (0.026) | -0.279*** (0.035) | -0.045* (0.020) | 0.365*** (0.043) | -0.028 (0.025) | -0.280*** (0.035) |
| 年龄平方 | 0.000 (0.000) | -0.005*** (0.001) | 0.000 (0.000) | 0.004*** (0.001) | 0.000 (0.000) | -0.005*** (0.001) | 0.001 (0.000) | 0.004*** (0.001) |
| 城市户口 | -0.253*** (0.043) | -0.160 (0.095) | 0.074 (0.057) | 0.433*** (0.077) | -0.251*** (0.043) | -0.173 (0.094) | 0.091 (0.054) | 0.425*** (0.076) |
| 居住在城市 | -0.176*** (0.038) | 0.133 (0.084) | -0.115* (0.051) | 0.237*** (0.068) | -0.177*** (0.038) | 0.166* (0.083) | -0.153** (0.048) | 0.240*** (0.068) |
| 教育年限 | -0.012** (0.004) | 0.028*** (0.008) | -0.044*** (0.005) | 0.055*** (0.007) | -0.011** (0.004) | 0.019* (0.008) | -0.035*** (0.005) | 0.055*** (0.007) |
| 自评健康得分 | 0.027 (0.018) | -0.217*** (0.040) | 0.064** (0.024) | 0.082* (0.032) | 0.030 (0.018) | -0.219*** (0.039) | 0.061** (0.023) | 0.081* (0.032) |
| 生活不能自理 | 0.157* (0.066) | -0.441** (0.147) | -0.139 (0.088) | 0.435*** (0.118) | 0.151* (0.066) | -0.358* (0.145) | -0.233** (0.084) | 0.450*** (0.118) |
| 人生阶段(未婚=0) | | | | | | | | |
| 已婚无子女 | 0.283*** (0.059) | -0.126 (0.130) | 0.224** (0.078) | -0.381*** (0.105) | 0.564*** (0.085) | -1.161*** (0.187) | 0.621*** (0.108) | -0.060 (0.152) |
| 有0-2岁子女 | 0.046 (0.050) | -0.935*** (0.112) | 2.823*** (0.067) | -1.871*** (0.090) | 0.145* (0.070) | -2.811*** (0.153) | 4.869*** (0.089) | -2.106*** (0.125) |
| 有3-5岁子女 | 0.110 (0.063) | 0.183 (0.139) | 1.385*** (0.083) | -1.535*** (0.112) | 0.245** (0.085) | -0.899*** (0.185) | 2.668*** (0.107) | -1.741*** (0.151) |
| 有6-14岁子女 | 0.075 (0.062) | 0.445** (0.137) | 0.698*** (0.082) | -1.237*** (0.111) | 0.152 (0.080) | -0.512** (0.174) | 1.629*** (0.101) | -1.203*** (0.142) |
| 有15岁及以上子女 | 0.124 (0.078) | 0.654*** (0.174) | 0.298** (0.104) | -1.055*** (0.140) | 0.088 (0.095) | -0.077 (0.208) | 1.111*** (0.120) | -0.987*** (0.169) |
| 男性* 人生阶段(男性* 未婚=0) | | | | | | | | |
| 男性* 已婚无子女 | | | | | -0.533*** (0.114) | 1.653*** (0.250) | -0.359* (0.144) | -0.654** (0.203) |
| 男性* 有0-2岁子女 | | | | | -0.176* (0.085) | 3.437*** (0.187) | -3.771*** (0.108) | 0.488** (0.152) |
| 男性* 有3-5岁子女 | | | | | -0.255* (0.101) | 1.765*** (0.221) | -2.148*** (0.128) | 0.422* (0.180) |
| 男性* 有6-14岁子女 | | | | | -0.139 (0.082) | 1.551*** (0.179) | -1.470*** (0.104) | -0.064 (0.146) |
| 男性* 有15岁及以上子女 | | | | | 0.126 (0.102) | 1.070*** (0.224) | -1.251*** (0.129) | -0.157 (0.182) |
| 截距 | 11.973*** (0.280) | -1.266* (0.620) | 2.808*** (0.371) | 10.067*** (0.498) | 11.837*** (0.282) | -0.340 (0.616) | 2.021*** (0.356) | 10.124*** (0.501) |
| R-squared | 0.050 | 0.125 | 0.347 | 0.126 | 0.053 | 0.146 | 0.407 | 0.129 |
| 样本量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不过,当我们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性别与人生阶段的交互项以后,性别的主效应虽然依旧显著,但其大小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在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两项上,男女之间的差异均从模型 1 中超过 2 小时缩小到模型 2 中的 0.5 小时左右。由于在纳入交互项以后,性别的主效应体现的是人生阶段取值为 0,即未婚状况下男女之间的差异,这就充分说明,未婚男女在各项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特别是在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上的差异)要比处于其他人生阶段时小很多。由此可见,在人生的起步阶段,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是比较接近的,这也预示着更大的性别差异会在后续的人生阶段逐渐显现出来。

无论从模型 1 还是模型 2,我们都可以发现,个体所处的人生阶段对其时间利用方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且从模型 2 中人生阶段与性别的交互项来看,这一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从模型 2 中人生阶段的主效应^①可知,对女性而言,结婚以后,她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会减少 1.161 小时,而家务时间和生理时间则会分别增加 0.621 小时和 0.564 小时。而在生育子女以后,她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会比未婚时减少 2.811 小时,闲暇时间也要减少 2.106 小时,而这些减少的时间几乎全部增加到了家务时间之中。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生育对女性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冲击有所下降,其每天分配到家务方面的时间也有所减少,但是与未婚时相比,这种差异依然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结婚特别是生育确实对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冲击。

与女性相比,结婚和生育对男性的冲击则要小很多。从模型 2 中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来看,其作用方向与人生阶段主效应的方向几乎都是反的,如果将二者相加,很多系数之和都趋近于 0,这意味着结婚和生育对男性的很多方面的时间利用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如果单独对男性进行回归分析^②可以发现,结婚和生育对男性的生理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结婚以后男性的闲暇时间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减少的闲暇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工作之中,而用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时间则微乎其微;生育子女以后,男性的家务时间会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比女性小很多,而且男性仅在子女 6 岁之前会增加投入家庭的时间,而在子女上小学以后,男性的家务时间又会恢复到原先的状况;另外,与女性的不同之处还在于,男性并不会牺牲工作时间来照料家庭,子女年幼时男性新增加的家务时间几乎全部来自闲暇时间。综上所述,生命历程对男性时间利用方式的冲击比女性小很多,结婚和生育对男性的主要影响在于,男性需要减少部分闲暇时间,适当增加工作时间,以及在子女年幼时增加少量的家务时间。生命历程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不同影响也导致在结婚和生育以后,男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开始逐渐分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在结婚后开始出现,并在生育时达到最高点,之后又会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有所缩小,但依然持续存在。

(三) 现代化的影响

现代化理论认为,居住在城市和学校教育不仅会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会改变个体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因而对城市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来说,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为了检验现代化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我们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了性别与城乡和性别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从表 3 可以发现,这两个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都非常显著。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在城市和学校教育都可以显著缩小男女在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方面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化理论。

虽然从表 3 来看,现代化理论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居住在城市和学校教育所带来的性别平等效应究竟发生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从表 2 的分析结果看,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因而,现代化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可能也仅限于某些特定的人生阶段,而不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为了结合生命历

^①纳入交互项以后,该主效应体现的是人生阶段对性别取值为 0 时,即对女性的影响。

^②因篇幅所限,结果未列出。

程进一步探究现代化对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不同影响。我们在模型中纳入了性别、人生阶段和现代化指标的三维交互项。从分析结果看,该三维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是非常显著的^③。由于在纳入三维交

互项以后,模型的解释变得异常复杂,我们根据回归模型计算了具有不同现代化特征的男女在不同人生阶段分配在各项活动的时间,并将之绘制在了图形之中,如图3、图4、图5、图6所示。

表3 各项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

| | 模型3 | | | | 模型4 | | | |
|------------|----------------------|----------------------|----------------------|----------------------|----------------------|----------------------|----------------------|----------------------|
| | 生理时间 | 工作时间 | 家务时间 | 闲暇时间 | 生理时间 | 工作时间 | 家务时间 | 闲暇时间 |
| 男性 | -0.470*** (0.034) | 2.304*** (0.076) | -2.211*** (0.045) | 0.333*** (0.061) | -0.322*** (0.056) | 2.574*** (0.123) | -2.422*** (0.074) | 0.153 (0.099) |
| 年龄 | -0.048* (0.019) | 0.349*** (0.043) | -0.003 (0.026) | -0.279*** (0.035) | -0.047* (0.019) | 0.352*** (0.043) | -0.005 (0.026) | -0.280*** (0.035) |
| 年龄平方 | 0.000 (0.000) | -0.005*** (0.001) | 0.000 (0.000) | 0.004*** (0.001) | 0.000 (0.000) | -0.005*** (0.001) | 0.000 (0.000) | 0.004*** (0.001) |
| 城市户口 | -0.253*** (0.043) | -0.151 (0.095) | 0.066 (0.057) | 0.431*** (0.077) | -0.251*** (0.043) | -0.154 (0.095) | 0.069 (0.057) | 0.430*** (0.077) |
| 居住在城市 | -0.183*** (0.048) | 0.342** (0.106) | -0.294*** (0.063) | 0.191* (0.085) | -0.177*** (0.038) | 0.131 (0.084) | -0.114* (0.051) | 0.238*** (0.068) |
| 教育年限 | -0.012** (0.004) | 0.027*** (0.008) | -0.043*** (0.005) | 0.055*** (0.007) | -0.003 (0.005) | 0.052*** (0.010) | -0.064*** (0.006) | 0.043*** (0.008) |
| 自评健康得分 | 0.027 (0.018) | -0.216*** (0.040) | 0.063** (0.024) | 0.081* (0.032) | 0.028 (0.018) | -0.213*** (0.040) | 0.061* (0.024) | 0.079* (0.032) |
| 生活不能自理 | 0.157* (0.066) | -0.437** (0.147) | -0.143 (0.088) | 0.434*** (0.118) | 0.157* (0.066) | -0.441** (0.147) | -0.139 (0.088) | 0.435*** (0.118) |
| 人生阶段(未婚=0) | | | | | | | | |
| 已婚无子女 | 0.283*** (0.059) | -0.126 (0.130) | 0.224** (0.078) | -0.381*** (0.105) | 0.287*** (0.059) | -0.116 (0.130) | 0.216** (0.078) | -0.386*** (0.105) |
| 有0-2岁子女 | 0.046 (0.050) | -0.933*** (0.111) | 2.821*** (0.067) | -1.871*** (0.090) | 0.051 (0.050) | -0.923*** (0.112) | 2.813*** (0.067) | -1.877*** (0.090) |
| 有3-5岁子女 | 0.110 (0.063) | 0.185 (0.139) | 1.382*** (0.083) | -1.535*** (0.112) | 0.116 (0.063) | 0.200 (0.139) | 1.371*** (0.083) | -1.543*** (0.112) |
| 有6-14岁子女 | 0.075 (0.062) | 0.445** (0.137) | 0.697*** (0.082) | -1.237*** (0.111) | 0.082 (0.062) | 0.466*** (0.137) | 0.681*** (0.082) | -1.248*** (0.111) |
| 有15岁及以上子女 | 0.124 (0.078) | 0.646*** (0.174) | 0.305** (0.104) | -1.053*** (0.140) | 0.134 (0.078) | 0.682*** (0.174) | 0.275** (0.104) | -1.070*** (0.140) |
| 男性* 居住在城市 | 0.013 (0.057) | -0.417*** (0.127) | 0.356*** (0.076) | 0.092 (0.102) | | | | |
| 男性* 教育年限 | | | | | -0.018** (0.006) | -0.052*** (0.013) | 0.042*** (0.008) | 0.027* (0.011) |
| 截距 | 11.975*** (0.280) | -1.319* (0.620) | 2.853*** (0.371) | 10.079*** (0.499) | 11.894*** (0.281) | -1.495* (0.622) | 2.992*** (0.373) | 10.184*** (0.501) |
| R-squared | 0.050 | 0.125 | 0.348 | 0.126 | 0.051 | 0.126 | 0.348 | 0.127 |
| 样本量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13 977 |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③因篇幅所限,结果未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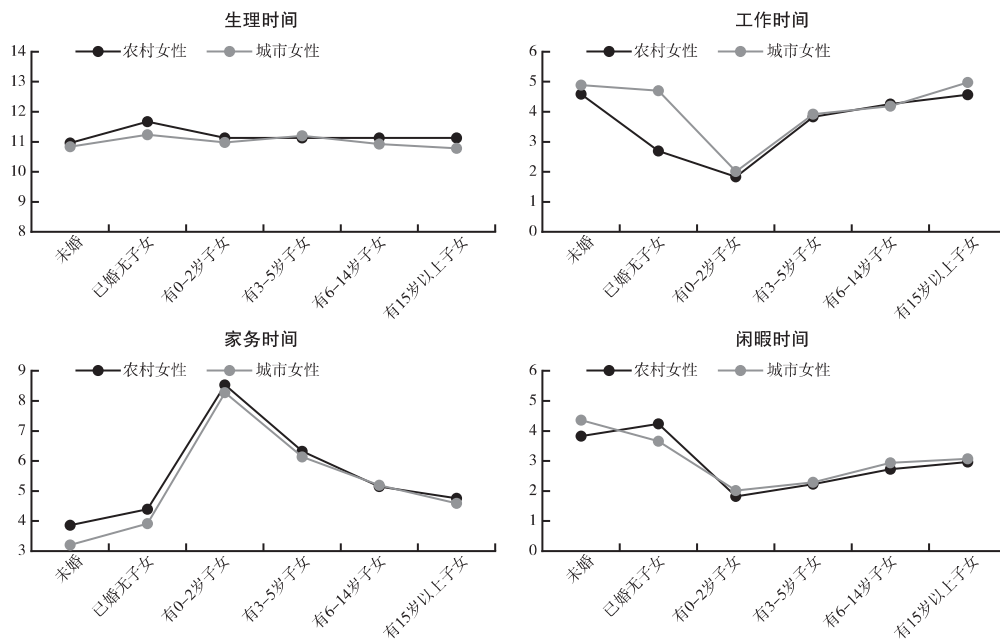


图3 城乡女性的各项时间随生命历程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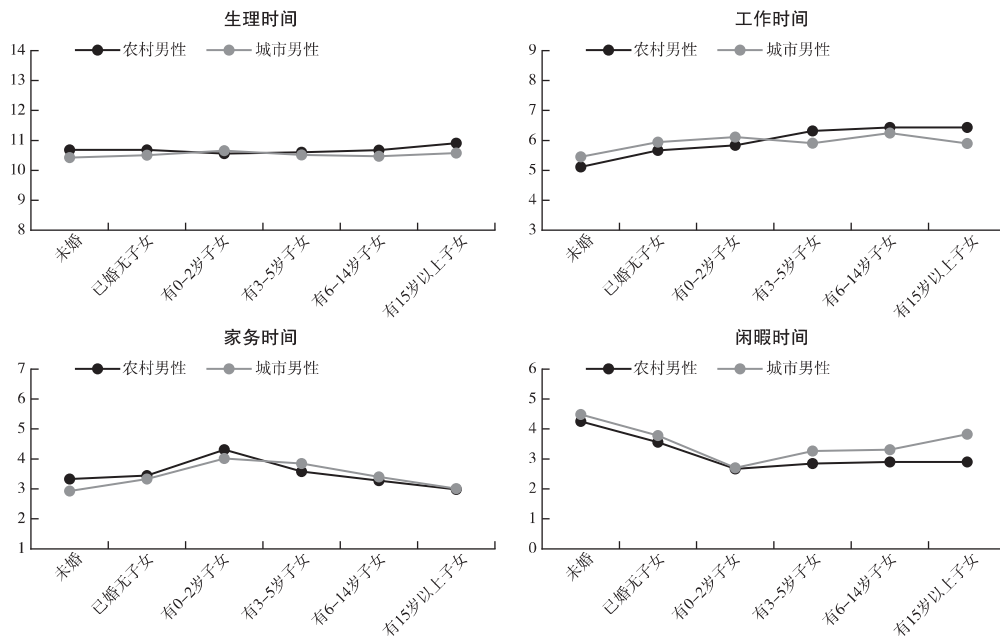


图4 城乡男性的各项时间随生命历程的变化

从图3可以发现,居住在城市对女性时间分配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之前。具体来说,农村女性在结婚以后,工作时间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而城市女性在结婚以后的工作时间却依然可以保持在与未婚时相当的水平上;在家务时间方面,城市女性虽然在结婚以后的家务时间也会有所增加,

但与农村女性相比,城市女性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的家务劳动时间都较低;不过,为了在维持工作时间不变的同时增加家务时间,城市女性的闲暇时间在结婚以后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从婚前高于农村女性变得低于农村女性。总之,与农村女性不同,结婚并未显著改变城市女性在工作方面的角色,但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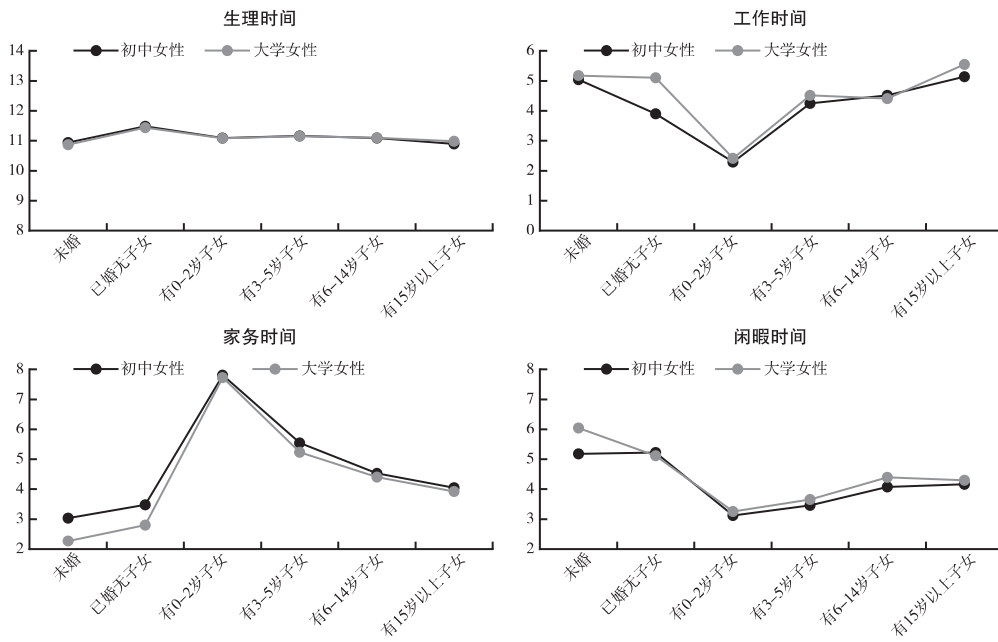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的各项时间随生命历程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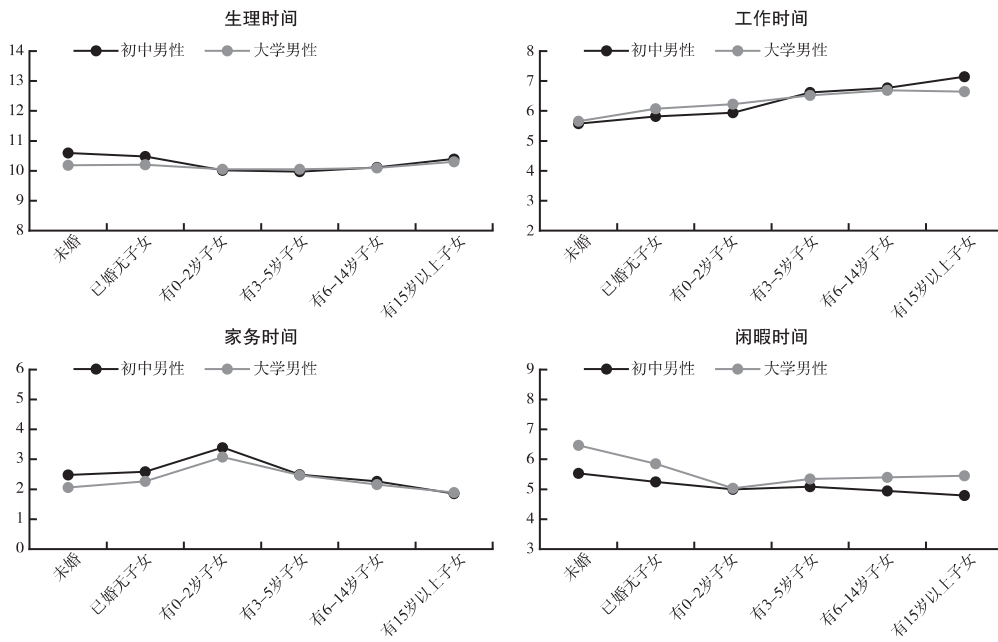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教育程度的男性的各项时间随生命历程的变化

增加了其在家务方面的压力,为此她们在婚后不得不放弃更多的闲暇。虽然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在生育之前的时间利用方式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在生育子女以后,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的时间分配方式几乎回到了同一条轨道上,换句话说,在生育子女以后,城市女性也不得不大幅减少其原先分配在工作

和照料小孩身上。

虽然居住在城市显著改变了女性在生育之前的时间利用方式,但是,它对男性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从图4可以发现,除了几个细微的差异之外,城市男性和农村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在不同人生阶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都不会因结婚和生育发生太大的波动,这与

图3中女性的时间利用曲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从教育程度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到与之前分城乡比较时相同的结论。从图5可以发现,大学教育对女性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生育之前。具体来说,大学教育使得女性在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都可以维持相同的工作时间;此外,大学教育也使得女性在婚前和婚后的家务时间大大缩短,但即便如此,她们在婚后的家务时间依然会比婚前有所增加,这使得她们在结婚以后的闲暇时间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虽然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与仅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在生育之前的时间利用方式有明显差异,但是在生育以后,她们的时间分配方式却大体相同,这说明,即使受过大学教育也无法使女性摆脱生育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巨大冲击。相比之下,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却很少随结婚和生育而发生波动,而且从图6来看,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也较少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CFPS在2010年的初访调查数据研究了男性和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随生命历程的变动趋势,并重点考察了结婚、生育等重要生命事件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男女在生理、工作、家务和闲暇四方面时间的利用方面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男性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比女性长,而家务时间和生理时间比女性短。但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男女在上述四方面时间分配方式上的差异在结婚之前并不大,随着婚姻和生育事件的发生,二者的差异才逐渐凸显出来。对女性来说,结婚以后她们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有所减少,而家务时间则大为增加;生育子女以后,女性会进一步压缩自己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生育对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会逐渐减小,但与结婚前相比,这种影响依然显著存在。对男性来说,结婚和生育对时间分配的冲击要小很多,婚育事件对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男性需要减少部分闲暇时间,适当增加工作时间,以及在子女年幼时增加少量的家务劳动时间。

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学校教育等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因素有助于缩小

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但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现代化所带来的时间利用的平等化效应是极为有限的。首先,现代化只是单方面地改变了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随生命历程的变动趋势,而对男性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却很小。其次,即使对女性而言,现代化仅仅改变了她们生育之前的时间利用方式,而无力缓解生育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再次,现代化对女性婚后时间分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方面,而不是家庭方面,这使得现代女性不得不牺牲更多的闲暇时间以满足婚后不断增加的家庭照料和家务劳动需求。

综上所述,现代化对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是非常片面且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不应过于乐观地认为,教育的普及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定会带来日益平等的性别关系。对西方国家的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现代化虽然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动性别平等的力量,但性别平等的发展速度、发展路径和可能达到的程度都要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实际情况而定^[21]。与很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深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的国家,虽然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1]PP33-43}。不仅如此,中国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方面的政策不够完善,再加上尚不完善的家政服务市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女性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同时,还必须兼顾传统的家庭责任,所以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给女性带来日益平等的生活环境,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会严重损害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拉里·L·邦帕斯(Larry L. Bumpass)等学者对日本的研究发现,与婚姻和生育捆绑在一起的传统家庭责任已经大大降低了结婚和生育对女性的吸引力,这是导致日本女性初婚年龄推迟、终身不婚率提高和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22]PP215-235}。虽然与日本相比,中国女性的终身不婚率要低得多,但近些年来,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和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已经逐渐显现出来^[23],社会各界对“剩女”现象的讨论和“二孩”政策“遇冷”的争论也愈趋热烈^{[24]PP48-53}。虽然这些问题

非常复杂,其背后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但从本文的分析结果看,结婚和生育对女性时间利用方式的强烈冲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而我们认为,对婚育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时间利用的性别不平等,我们也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沿着这一思路取得更多的成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调查数据和本人研究能力的限制,这项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生命历程是本文研究男女时间利用方式

的一个主要分析视角,但由于缺乏长期的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对比一个横截面数据中处于不同人生发展阶段的个体的时间利用方式近似模拟生命历程的影响,虽然这种模拟方法有一些应用先例,但它毕竟只是近似模拟。其二,本文从城乡和教育程度这两个维度测量现代化,虽然这两个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个体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但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如有可能,对它的测量也需要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 [1]杨菊华. 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1990—2010年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4 (5).
- [2]Sayer L. C. Gender, Time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Women's and Men's Paid Work, Unpaid Work and Free Time[J]. *Social Forces*, 2005 84(1).
- [3]薛东前、刘溪、周会粉. 中国居民时间的利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研究 2013 (9).
- [4]杨慧. 中国城乡居民自我支配时间的性别差异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 (4).
- [5]刘娜、Anne de Bruin. 家庭收入变化、夫妻间时间利用与性别平等[J]. 世界经济 2015 (11).
- [6]於嘉.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 社会 2014 (2).
- [7]王琪延.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0 (4).
- [8]Anxo D, Mencarini L, Pailhé A,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over the Life Course in France, Italy, Sweden, and the US [J]. *Feminist Economics* 2011 17(3).
- [9]Raymo J. M., Park H., Xie Y, et al.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5 41(1).
- [10]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5 3(1).
- [11]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2]Thompson L, Walker A. J. The Place of Feminism in Family Stud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5 57(4).
- [13]Brines J.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3).
- [14]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 [J]. 社会学研究 2010 (3).
- [15]Hook J. L.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Sex Segregation in Housework, 1965—2003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115(5).
- [16]England P.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J]. *Gender and Society* 2010 24(2).
- [17]Andorka R. Time Budgets and Their Use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7 13(13).
- [18]齐良书. 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J]. 经济学动态 2012 (2).
- [19]Thornton A.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and Family Change [J]. *Demography* 2001 38(4).
- [20]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 [21]许琪.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3).
- [22]Bumpass L. L., Rindfuss R. R., Minjokim C,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09 5(3).
- [23]李建新. 中国人口结构问题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4]陈友华、苗国. 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 单独二胎政策为何遇冷 [J]. 探索与争鸣 2015 (2).

责任编辑: 玉静